

名家影集丛书

四海觅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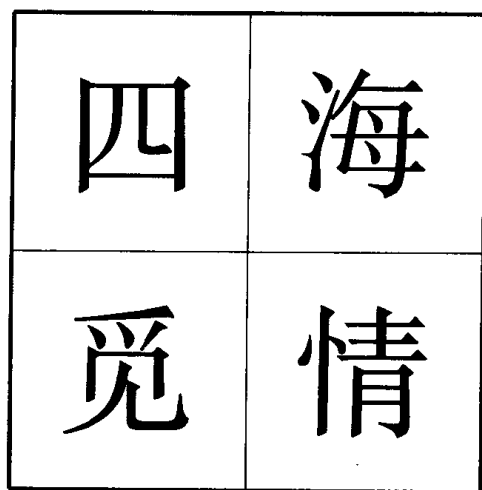
高莽 著



华文出版社

名家影集丛书

高 莽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海觅情/高莽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9. 1
ISBN 7-5075-0801-3

I. 四… II. 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5938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话(010)63096781 (010)66063891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科 普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625 印张 215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6000 册

定价:19.80 元

前言

1926年初冬我出生在哈尔滨市。这是一座充满诗意的北方城市。雪花雾凇、白云晚霞、起伏的街道、绿荫的院落、满街的花香、浩浩荡荡的江水、伟岸俏丽的建筑物，特别是憨厚勤劳的居民和他们对光明与自由的向往，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我的人生意识与审美观念。但，从我记事时起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饱尝的是家乡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辛酸、民族的灾难和家庭的屈辱。

我在一座教会学校读了十年书。同学中有波兰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犹太人、朝鲜人、中国人，而以俄罗斯人居多。学生时代，我爱上了富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俄罗斯文学与艺术，感受到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的重要，一生中向往的是民族友好与和谐。

1943年，当地报纸上刊出的我的第一篇译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我欣喜若狂。那一年——我17岁。从此开始了我的译人多难也多彩的生涯。

哈尔滨是我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1946年，从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和身穿布衣的解放军战士给这个洋气十足的城市带来山沟里的自由清风。我忘不了街头上敲锣打鼓扭秧歌的欢腾场面和震荡长空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这是艰苦的时代，也是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我参加了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工作不分你我，大家争着干，无所谓上下班制度，办公室就是寝室。翻译、写作、绘画、编刊物、布置会场、管理图书……只要工作需要就高兴地去完成。

新中国成立了！我在当地报刊上发表的译文，中央报刊上时而有所转载，译的剧本在北京舞台上演出了，写的散文被选入中学课外读本。1954年，我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对我是鼓舞更是鞭策。

50年代是中苏人民交往最热烈最繁荣的时期。我从东北被调到北京，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及其附属机构工作。作为一名译员我有机会多次随代表团出国，接触到中苏及其它国家文学艺术界的很多专家学者。他们的高尚品德、深厚的文学修养与艺术造诣对我影响深远，使我这个没有进过高等学府的人，终于上了一次社会大学。

60年代初，我调到《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前前后后工作了27年，从一般的编辑到主编，1989年离休。我是从文学业余爱好转向外国文学专业的，它首先要求我付出更大的精力，更多的心血补充自身所缺乏的系统的专业知识。改革开放年代，我和同事们努力使杂志解除多年的禁锢，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外国文学的现状、热点、新的理论与流派，促进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接轨，繁

荣我国的文学创作。

近些年来，由于心灵的驱使，我拿起笔来写了一些回忆文章。我知道，青年时，作为口译者，对很多事也许领会不深，但作为见证人，如果不把当时的经历记录下来，有些珍贵的情景可能随着人去而消逝。为了给有关人员提供研究的线索，我尽自己所能，把保留在脑海中的事写了出来。如此出版了《久违了，莫斯科！》、《妈妈的手》、《译画中的纪念》、《域里域外》等随笔文集。

除了文学翻译、文学创作以外，我还从事绘画。绘画是伴我一生的业余爱好。1962年，我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我画了中外一些作家肖像，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及外国一些文学纪念馆所收藏。

我以研究与介绍俄苏文学艺术为主，长期从事文化交流和促进友好活动，1996年俄罗斯作家协会吸收我为他们的荣誉会员，1997年俄罗斯总统授予我“友谊”勋章，这一年我71岁。

岁月催人老，想做的事还没有做完，在健康允许的条件下，我不会放下手中的笔，我将沿着选定的路继续走下去。

目 录

前 言.....	(1)
----------	-----

雪 国 俄 罗 斯

雪的声音.....	(3)
普希金——人民的爱	(17)
诗人的生活岂能没有苦难?	(32)
大地之子	
——托尔斯泰在雅斯纳亚·波良纳	(46)
不安的灵魂	
——参观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	(63)
高山仰止	
——访高尔基故居	(75)
阿尼库申	(86)
为契诃夫画像	(91)

生命的永驻

- 悼念俄罗斯雕塑大师米·阿尼库申 (96)

走进白夜

- 记苏联华人画家石峯 (103)

- 罗高寿,多么吉祥的名字 (139)

- 白桦林里的长谈 (153)

- 俄罗斯墓园文化 (164)

汉字碑铭开先河

- 俾丘林墓 (165)

落叶归根

- 屠格涅夫墓 (167)

土坟埋文豪

- 托尔斯泰墓 (169)

英年自缢之迷

- 叶赛宁墓 (172)

不残的心

- 奥斯特洛夫斯基墓 (175)

你已死去,还是活着?

- 马雅可夫斯基墓 (178)

不落的歌声

- 夏里亚宾墓 (182)

不愠的阿翰林

- 阿列克谢耶夫墓 (185)

是懦弱还是勇敢

- 法捷耶夫墓 (187)

迟到的荣誉

- 帕斯捷尔纳克墓 (188)

苦难的十字架	
——阿赫马托娃墓·····	(191)
冷冰冰的画像	
——爱伦堡墓·····	(195)
黑白墓碑	
——赫鲁晓夫墓·····	(197)
勤奋的画家	
——茹科夫墓·····	(200)
她也没有被遗忘	
——别尔戈利茨墓·····	(203)
老波夫妇	
——波列沃依墓·····	(205)
尽唱人间辛酸	
——维索茨基墓·····	(207)
难解的梦	
——彼得罗夫墓·····	(210)

緬 甸 風 鈴

緬甸行·····	(215)
万塔之城·····	(222)
伊洛瓦底·····	(226)
仰光的雨·····	(230)
曼德勒的风鈴·····	(232)

游洛加野生动物园有感·····	(235)
妻,别生我的气·····	(237)
我们不会忘记他·····	(240)

炽 热 的 非 洲

心之歌

——访坦桑尼亚散记·····	(247)
诗人的泪·····	(256)
乌木会说话·····	(260)
远方的“中国之夜”·····	(264)
希望·····	(267)

天 边 的 梦

为葡萄牙作家画像·····	(273)
你来过·····	(282)
画中梦·····	(286)
附录:高莽与多诺索的情缘(段若川撰文)·····	(288)

美 国 的 友 人

读美国文学作品 画美国作家肖像·····	(295)
美国作家的中国情缘·····	(301)
斯托夫人可曾想到·····	(301)
马克·吐温笔下的中国劳工形象·····	(303)
史沫特莱要听的歌·····	(306)
他到过中国战场·····	(310)
寻找中国灵魂的人·····	(314)
幸运的剧作家·····	(318)
他与中国有何情缘? ·····	(321)
后 记·····	(324)

雪国俄罗斯

雪 的 声 音



1983年11月的莫斯科，零下六七度。

我和戈宝权先生应苏联作家协会的邀请来到莫斯科，出席国际翻译会议。

这次和我前次访问此地已相隔20年。我们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自己好像多了一个脑袋，更多地注意社会变化了。

抵达莫斯科后，经过几天的访问，我觉得苏联在这段时间里，也发生了不少变化，人们更大的渴望改革。

莫斯科市内出现了不少新的楼房。我们下榻的俄罗斯旅馆就是新建筑中之一，它离红场不远。



莫斯科市，背景是俄罗斯旅馆

大大小小广场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枞树伸张着宽大的墨绿色的臂膀，魁伟庄严；秀挺的小白桦树在寒风中摇曳柔韧的枝条，婀娜妩媚。这些树木与一幢幢现代化的高楼、修葺一新的古老的小教堂相互映衬，别有一番情趣。这是我并不陌生的俄罗斯都市风光。

莫斯科的老友汉学家艾德林也是会议的代表，他首先来看望我们。他和过去一样热情，客气，动作稳健，没有多余的话。他说，这期间他又出版了几本中国古代诗词俄译本，并把陶渊明的诗选精致的俄文译本送到我们手中。

“前几天，这儿下过两场大雪。下大雪，才像真正的冬天。寒冷中才能感觉到友情的温暖。”我觉得他话中有话，他没有进一步发挥，我也不便深问。会议期间，我们天天在一起，艾德林对我国的深情如故，而有些人则听从上边的指挥，或为了个人的私利，做了难以启齿的事。

有一天，我们在旅馆门口，艾德林说：“你能听到雪的声音吗？”雪能发出声音？我有些诧异。我想起了家乡哈尔滨，哈尔滨的雪。



从莫斯科“俄罗斯旅馆”房间外望雪景

我从没有注意雪会发出声音。

他的话勾起我的好奇心，我很想听到雪的声音。每天走在大街上我不只细心谛听枫树和白桦树的低吟，我更要听到雪的声音。我下意识地觉得只有听到白雪的声音里才能感受到俄罗斯人的心的跳动……



莫斯科“俄罗斯旅馆”休息厅一角